



陳毓芳

民國五十五年生

元培醫專畢

現職／馬偕醫院檢驗師

作品／84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佳作

寫「忘記」這篇小說的時候，我的身體狀況很好，但是精神狀況很差，尤其是不寫它的時間，比如上班的時候。我專注的看著向我問話的病人，卻傻傻的不知道要回答。每天下班，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回家途中曾經過的人事物全被我忘記了。

我想把這篇小說寫的有趣一點，所以有了母親罹患癡呆症「忘」的部份，我想將結尾拉回溫馨感人的一面，但是都不對勁，於是我失敗了，結尾屬於「記」的部份，顯然是有點殘酷的，但是，我發覺它也比較接近真實。

1

起初是些人人偶爾都會犯的錯誤：開了水龍頭就忘了關，買了菜又忘記帶回來，話說了前半段不記得後半段，找不到鼻樑上的老花眼鏡。後來開始類三倒四。瓦斯爐上的稀飯煮成漿糊，咒罵不知情的家人搞什麼東西；吃了飯沒有自己不知道，有時滴水未進低血糖昏倒，有時吭不唧噥一天之內用了六餐；算不清楚皮包裡正確的鈔票數目，財務損失是家常便飯，不時也會拎了別人的皮包回來而小有斬獲。

若是放任罹患癡呆症的母親獨自搭乘計程車，她給司機先生的地址一律是未出嫁前的娘家。

初識丈夫，是在一個仲夏的雨夜。我和綽號小不點的同學在火車站分手，小不點要去趕七點三十五分的復興號，我過馬路到對面搭開回永和的五路公車，前一班五路公車顯然才剛載滿了乘客駛離，站牌下只有一名高個兒男子，沒有帶傘，右手抓著咖啡色塑

膠皮面公事包頂在頭上擋雨，左手故作瀟灑的插在褲袋裡。

他戴著中規中矩的黑框近視眼鏡，頭髮左分，穿著淺綠的襯衫和墨綠的西褲，雖然是沒有犯錯的同色系搭配，但是看起來就是很怪，我把格子花傘高舉靠過去分他一半時，他還正色的說不用不用，當我故意指著他身上半濕的衣服問：你在郵局服務嗎？他頓了一下才猛搖頭，笑得像小孩子一樣眼睛嘴角都燦爛。

那一天，我清楚記得，臨下公車前，雨已經停了，他抓著寫有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的紙條說：奇怪，我們好像已經相識了一輩子，我從來沒有這樣認識一個女孩過。

2

母親的娘家、我的外婆，早在二十年前搬入市中心的新家，如今新家也成了舊家。廢墟般的老房子地處城外郊區，靠近巷道院子的部份，圍牆傾圮雜草叢生，儼然已成鄰居們便利的垃圾場，一株歷史悠久的百年木蘭，被破門而入自由進出的婦女路人連枝帶葉採摘，低矮的老枝蕩然無存，向天發展的新芽卻猙獰繁茂，遮住老房子大半的陽光；木製狗屋散發惡臭，大狼狗的粗鐵鍊鏽跡斑斑，依稀看得出木板上以油漆書寫的LUCKY，拾階走進屋內大廳，陰暗幽深的格局，是大膽男孩們百玩不厭、躲迷藏捉鬼

的勝境。

每回所費不貲火速乘坐計程車去領回母親時，也像玩一場躲迷藏遊戲，嬌小的母親有時無依無靠的獨自坐在龐然大物的破舊太師椅上，有時在昔日外婆的大硬床上打著盹，老舊灰暗的衣衫和斑駁的水泥牆連成一色，揮之不去的巨大蒼蠅和四處結網的蜘蛛如影隨形，母親一旦抬頭看見我來了，就微笑招喚：「表嫂妳來了，隨便坐，阿姆剛巧出去。」

有時候是表嫂，有時候是大伯母，也有幾次是二姨媽，支撐起上半身，作勢欲起來倒茶水，然而骨質疏鬆的雙腳行動緩慢，下地走了兩步就忘了所為何事。我從母親迷茫水漾褪色的淺褐眼瞳中，認識了幾個從未謀面的長輩，梳包頭的、裹小腳的、著青衫的，有一回我甚至是令母親豎起寒毛的外公，聽說管教子女甚嚴的外公是個成功的商人，一有空暇便和詩社的朋友吟詩作對，絕少回家，搞得外婆大半輩子疑神疑鬼外公在外頭金屋藏嬌；有一回母親緊抱著我涕淚縱橫，輕呼阿姆阿姆我不要出嫁，我要留下來照顧妳一輩子。

和丈夫戀愛三年，丈夫總共寫了一百六十封信，一個禮拜一封，兩千兩百通電話，早晚一回。信件總是親自送到我家，風雨無阻，被父親知道，父親笑他連一點郵資都不給郵差賺。我們第一次牽手是在趕一場電影的途中，丈夫突然抓起我的手過馬路，除了買電影票掏錢時短暫放手，直到電影散場我們都捨不得去洗手間，就這樣一路手心冒汗的牽手回家，然後發現兩個人都沒有看懂那部我一直珍藏著票根的電影。我們的初吻在陽明山，他那一天非常激動，說他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因為他父親胃裡的腫瘤被醫師證明是良性的，他捧起我的臉，不斷的告訴我，他很高興、他很高興……

## 3

母親的腳力體力已經不行，還喜歡四處張羅，每天的每一餐，總要每個人喜歡的食物都齊全了才肯上桌。她到巷口為上天堂的外婆買豆漿，為古代的奶奶買素菜，給我帶回來易嚼好消化的嬰兒副食品，買了一帖幫助弟弟長高長大的中藥，父親愛吃的肉類食物和甜食多得簡直可以辦一桌宴客，她偏偏小媳婦似的吃著冰箱裡翻找出來發飼的年糕。若是天氣晴朗她一時顧不得吃，搬出爺爺的遺物來晾曬，天氣不好她興致不減打把傘

外出，千辛萬苦給肺癌去世的大姑媽剪一塊新嫁娘的大紅花布，有一天我看見外頭風大想為她添件外套，她卻一直心神不寧，最後終於忍不住要我停下翻箱倒櫃的動作，此後終日告誡我偷竊是不好的行為。

母親好不容易停止忙碌上了餐桌，先不開動，麻煩的儀式才正式開始，一個一個點名：「叫外公來吃稀飯。」

弟弟揚了一下眉毛繼續埋頭報紙堆裡，母親又重複說了一次，我趕時間一邊往嘴裡塞進一口荷包蛋一邊含混的說：「妳又忘記了，外公去世了。」

她先是嚇了一跳，後又強作鎮定：「哦。那叫外婆起來吃飯。」

「外婆也去世了。」

母親這回惱火了：「亂講，剛剛還睡在我身邊。」

弟弟把頭從體育新聞裡抬起來，對著我大笑：「姊，看來妳該減肥了。」

母親聽不懂，我又好氣又好笑的解釋：「拜託，媽，外婆那麼胖。」

胖？

母親叨叨念著外婆是個身材適中身形窈窕的美人，一點也不胖，許多男人像蜜蜂見

了花兒一樣，圍著外婆繞，當初外公……當初……

只是開了個頭，便忘了交待下面的情節。

外婆年輕時的景況我們來不及躬逢其盛，我懂事以來的外婆已是身軀龐大白髮蒼蒼滿臉老人斑，年幼無知的弟弟甚至不給外婆面子，第一次看見外婆時害怕的嚎啕大哭起來。

母親也嚶嚶哭泣起來。她悄悄問我：「外婆走多久了？」我說：「快一年了，去年端午節的時候。」

「那麼，出山了嗎？」難為她實在沒有印象曾經在外婆的墳頭上哭泣。

我向她要了皮包，找出一張母親每天要看三回的照片，攝影地點在山上，裡面有一身縞素的她。

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失去父母、孤零零的一個孤兒，便紅了眼眶哀傷啜泣，哭了一會，她從皮包掏出一疊衛生紙，用力擤了一下鼻涕，睨著淚眼瞧大夥，想不起為什麼一家人好好坐著吃飯聊天，而獨獨她會哭了起來。



結了婚不管多久，母親老是記不得丈夫的模樣，算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回了，嚴以律己的母親坐進丈夫車子的後座，悄聲的在我腦後耳提面命：「那個開車的男人是誰？怎麼不認識？妳可不要亂來。」

怎麼不認識？眼前的那個男人，是從今以後要和我共同生活一輩子的人，不要說是大白天了，即使在人潮中、黑暗中，我也能輕易辨認他的型體、氣味、與聲音。我們經常同時想念對方，在相同的時間打不進彼此辦公室電話；我經常有心神不寧的情緒，一會兒，他便持鑰匙進門。有一陣子，報章經常報導有火災發生，我們在嬉鬧中討論，即使燒成灰燼，也能識別對方的假牙。有一回我在臥室地板上發現一根不符丈夫粗黑髮性的短髮，研究了很久，恍然大悟是不久前來家裡裝冷氣的工人男孩。

當時我相信，我們生生世世不會錯過、遺忘對方。

聽我這麼說，母親癢癢嘴，煩惱的承認：「老了。老番癩了。」

4

每天準時回家吃飯的弟弟看起來像個沒有煩惱的人，一聲不吭吃掉母親說「來來來

吃了才會長高」的飯菜，有時連我食不下嚥的部分也順便代勞，偶爾和我說上一會兒言不及義的話，對我的婚姻狀況擺擺手表示沒有意見，或者，無話找話的擠出一句「人嘛！」之後整晚捧一杯熱茶窩在沙發椅裡電視機前觀看職棒。雙腳平伸在茶几上，不搖旗吶喊也不發議論，不時偏頭躲避母親的來回走動，沒有喜怒哀樂沒有絲毫不耐，分辨不出究竟是支持虎龍獅象時報與農哪支球隊。

沒有特定支持的球隊與球員，卻比絕大多數的球迷都要專業，有一回我這個運動白癡不經意關心起看似戰況激烈的球局，他連珠砲似背誦整個球季的比賽場地、場次，每場比賽的得分、安打數，球員的打擊、失誤率，以及球隊逐年的虧損、盈收額。

其實不光是職棒，窮極無聊的老弟對數字一向過目不忘：每個交換過名片的客戶電話號碼、每一筆公司小妹電腦裡正輸入的進賬出賬、附近餐廳的價目表、老同事的到職日、高中同班同學的生辰八字、全家人九位數字的病歷號、十位數字的身分證字號、影劇新聞有待考證的女明星三圍、高低起伏的每日股價。

塞進這麼些無用的數字，我經常敲敲他看起來並不算大的腦袋瓜子，以考試的態度出題：我十三歲那一年，你唸……九歲，爸爸賭輸了錢，回家跪著向媽媽要多少錢來著

？

弟弟不假思考，告訴我民國六十年代，一棟二十七坪公寓房子的價值。

勤用大腦中專司理性思考的神經，然而完全截斷通往感官的脈衝。若和弟弟說上一會兒不帶數字的對話，他不消片刻便呵欠連連大喊無聊。

學生時代弟弟交了一個姓董的小女朋友，因為弟弟出水痘來過家裡一次，那一天，弟弟躺在房間床上，將長了滿臉的化膿水痘遮得嚴嚴密密，死也不肯見人，逼得女孩失望的走了。在那之後，每當夜歸的父親和等門的母親一言不合演出全武行，我從不例外的用哭泣配音，睡眠中的弟弟便將棉被拉得更緊，翻個身，一覺到天亮。母親直到現在還天天追問女孩的消息，對每一通打電話來找弟弟的年輕聲音鞠躬哈腰：「董小姐抱歉，小孩子怕難看」；聲音沙啞一點的女人都是董媽媽，母親熱絡介紹我們家已過適婚年齡的弟弟身家清白四肢健全無不良嗜好任正當職業，有空何妨兩家人配個八字見面吃飯。

那女孩長什麼樣子？三十好幾的女孩恐怕早已有歸宿兒女成群，連她的小孩都開

始出水痘避不見人了。那場純純的學生之愛沒有車牌號碼、沒有薪水數目、也沒有三圍尺寸，頭腦一流卻罹患感情失憶症的弟弟懷疑，即使路上遇見了昔日女友，也只是擦身而過視而不見的陌生人。

5

弟弟的人腦帳本裡詳載著母親的花用，一部份是為各個家人買了無用的東西，來證明她的有用，一部份是糖尿病的她不遵從醫師指示，偷偷買了糖吃，絕大部份則是不翼而飛，成了一筆呆帳。母親經常抱怨怎麼會有中央印製廠的紙張在她身上，卻忘了那是她和父親一輩子都在重複爭吵的事端。如今她的安全感來源是衛生紙，只要有空就坐下來掏空皮包，像數鈔票一樣的眯著眼睛認真細數衛生紙。

每天重複十次二十次這樣的動作，可以打發掉不少時間，那是母親最安寧的片刻。然而，一旦數完立刻問起在一旁等著撿鈔票的我：

「阿龍放學回家了沒有？」

母親永遠在等待家人回家團聚，自己卻一再走失。阿龍是舅舅的小名，這一回，她不知道又把我當成了誰。

所有死去的、老掉牙的、病著的，精神永遠與我同在，但是我永遠不是我。其實不只是母親退化的記憶體自動刪除了我，我幾乎也從所有人的腦海中消失了。這個世界少了我並不會有任何不同。離婚後搬回娘家兩個月，丈夫一個電話也沒有打來。看來我得照顧陪伴母親一輩子。原本以為兩天不見丈夫便會發現我的用處，比如找不到純棉內褲配對白襪深藍領帶的時候。

其實即使離婚之前，丈夫已經早出晚歸無視我的存在，穿著新品牌的內衣褲，打著印有春天花蕊的綠色領帶，身上散發催情的名牌古龍水香味，全是我無法苟同的品味。有時丈夫會忘記我在這方面的好記性，晚上穿著和白天不同的衣服回家，像個陌生人一樣僵硬地睡在我身邊。

## 6

母親的字典裡，沒有陌生人三個字，任何人也不能阻擋母親熱情邀請按錯電鈴的過路人和推銷員入內喝杯茶，招喚鄰居的小孩來家裡熱鬧熱鬧（我記得小時候她老要我安靜），夏日雷陣雨前狂風驟起的瞬間，她甚至對著將紗門拍打得啪啪作響的風伯說：「

進來坐啊！」然而父親第無數次離家出走的時候，她卻搬來沙發擋在門口說，出去了就不要再回來，說話要算話。

小時候差點把三天不下牌桌長滿鬍腮的父親當做壞人，而牙牙學語時，我和弟弟就無師自通：「奶奶買菜，媽媽上班，爸爸賭博。」剛嫁人的時候回娘家，總要到了吃飯時間才想起：「噢，老爸呢？」逢年過節大陸的親戚打電話來問候，接電話的弟弟答以：「吃飽了吃飽了。大家都很好啊。」旁邊看電視的我一時沒聽出這是個謊言。

母親的神經線偶爾會接上，記起所有有人都不記得的事，這時的她開始抱著電話向親朋好友訴說父親一輩子的荒唐和一本爛帳，不是涕淚縱橫就是滿腹怨氣，最後總要詛咒丈夫最好不要回來，或者乾脆就在賭場自生自滅，免得地下錢莊又找上門來，再度拖垮重建多次的家。

我在母親面前頻頻打手勢拜託：「不要說了！」弟弟用力關起房門，躲在房裡怒吼：「不要再說了！」母親泣不成聲摔落的聽筒那頭，好脾氣的表姊兀自輕柔說著：「嬌嬌，不說了，大寶醒了，我得做飯。」

7

照父親的說法，他其實是很重視家庭的，只不過看母親沒有過過一天真正的好日子，才會逼得他鬼迷心竅。他走投無路向我借錢的時候，總是動之以情的這麼說著。

對天發誓的內容說了就忘，空頭支票開了又開，母親名下的房子被父親變賣還了賭債，弟弟的股票、我的定存，也都設法填過這個永遠也填不滿的大洞，父親擅長用遺忘來還原錯誤，每回面對父親，我都希望自己遺傳了這份能耐。

父親卻老是訓練我回憶起壓跟還沒有記憶力的時代，他辛苦賺奶粉錢，把我養得白白胖胖；他加夜班給我買了一個外國洋娃娃；我三歲生日，他帶回來一個奶油蛋糕；我盪鞦韆摔破頭那一次，他抱著我跑過長長、長長的巷道，差一點也給車子撞了……

父親有時候很生氣，因為我老是回答他：有嗎？有嗎？卻不肯認真的回想。

8

基本上，悲慘的事一件也忘不掉，歡樂的事一件也想不起來。

因事和久未聯絡的老同學打電話，興之所至聊起了學生時代的種種，同學在學校以

迷糊著稱，老是忘了作業或考試等要事，每每遭老師處罰，不知道為什麼卻對同窗們的瑣事如數家珍，誰的父親是警察，誰的家裡開瓦斯行，誰帶的便當營養豐富味道好，誰的母親不在了，老是吃校外的排骨便當。

同學將我的優良表現都記在腦海裡，心理治療似的一一說給我聽，她說我好打抱不平解決紛爭，受同學的愛戴，校外活動成績斐然，受老師人前人後誇耀，她尤其對一場競爭激烈的班際籃球賽記憶深刻，甚至記得當時空氣中，飄來家家戶戶煮晚飯的香味，有一大群公蚊子在夜間照明下窺飛，一輪皎潔的明月靜靜的掛在高空。因為放學後舉行的球賽一直不分勝負，兩班的同學、師長、啦啦隊擠滿了球場，全都餓著肚子等待最後結果。

聽說是我在情緒緊繃眾所矚目的延長賽投進了最後致勝的一球，全場的反應壁壘分明，一半的人跳起來歡呼，一半的人相擁痛哭。不會打籃球卻是籃球迷的同學則是背起書包，一路回味著那記空心球到家。

「有嗎？有這回事嗎？」

我脫口而出的反應，連自己都覺得氣餒。



只清楚記得纏鬥過久的籃球賽差點誤了和男友的約會，當時副業讀書主業戀愛，哪裡記得一場球賽中一記正中籃心的空心球，倒是能言善道的戀人曾經說過的甜膩情話，如今都還能背誦，只不過細想起來，終究是難堪的謊言，還不如一併徹底遺忘的好。

## 9

丈夫中午突然在銀行出現，低調的要求復合。那個不過數月不見就顯得陌生的男人站在提領存款的客戶之中，不填單子就想提領我。

換掉了綠色的西裝，丈夫今天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克，舉止像往常走投無路的父親到銀行找我借錢一樣，無聲無息的站在人群中，看著我忙，等待我得空時抬頭發現。父親總是說：「算是最後一次吧。念在我是妳父親的份上。」丈夫的台詞則是：「對不起，以前的錯誤，請妳忘記。」

拖著疲累的身體，以及僵硬的情緒下班。没有力氣坐一路靠站的公車回家，招來計程車，隨口報上娘家的地址，催促司機先生讓我早點回到家。開燈進了母親房裡想躺會兒，不料發現久別的父親竟已在房裡安睡，忍不住怒從中來提高音量忿憤的說：「怎麼

，又回來了！」

父親顯然累了，持續深沉的睡眠。倒是母親聞聲趕忙從廚房出來為父親關燈，輕拉上房門，驅散我到一旁，用壓低的聲音說：「睡著了。不要開燈。這麼大的人了，怎麼老是忘記。噓……」

10

三更半夜收拾行李回娘家。日正當中由警察陪同抓丈夫和女秘書的姦。竊聽分機中丈夫和女人不堪入耳的慾望對話。半夜醒來丈夫不在身邊。新婚之夜新郎醉酒不醒人事。輸光了全家人幸福的父親不說話香煙一根接一根。母親拿把菜刀守住家門等候父親半夜打麻將回來。大學時代青澀失敗的初戀。高中聯考名落孫山。國中老師接近變態的體罰。小學的時候三番兩次在大庭廣眾下摔跤。孩提時代玩火燒掉了母親一床棉被。

熊熊燃燒的烈燄。一張張下課時趴在窗台上訕笑的臉。國中老師口沫橫飛歪斜的嘴角。高中聯考的榜單。初戀男友的成功嶺大頭照。父親斷臂之後流淌成河的鮮紅血液。母親無聲的流淚。無助的新娘。無依的妻子。發了狂的自己。隔著旅館房門傳出的男女交歡呻吟。

切入人性的脈絡，張醒心靈的眼，從貼身的、現實生活當中，細密而深刻的檢示人生。人生的記憶和遺忘。作者以輕淡自然的筆墨，抒寫同一個家庭中每個人不同的面譜和心貌，從而將盤根錯節的人腦的奧祕逐一抖露出來，其中充滿了溫情和喜悅，憤怒和悲傷，追憶和遺忘，種種不同的生活際遇和心理反應，變成了生理上隱性和顯性的疾患，其實，在現在的社會裡，這種疾患已屬習見，幾乎大多人都有，祇是深淺的程度有所差異而已，陷在忙碌中的現代人，很少認真思索過這種問題，任它在精神醫學與生理醫學的夾縫中游走，並且擴大，本篇雖祇是一個短篇，但它表現的精妙令人擊節讚賞，一致為壓卷之作，它像是一面鏡子，面對它也許就能看得見自己。